

西方人文思想經典

# 爱默生随笔

*Ai Mo Sheng Sui Bi*

(美) RM 爱默生 · 著



*Xi Fang Ren Wen Si Xiang Jing Dian*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吉林音像出版社

西方人文思想經典

# 爱默生随笔

*Ai Mo Sheng Sui Bi*

(美) RM 爱默生 著



*Xi Fang Ren Wen Si Xiang Jing Dian*

吉林大学出版社  
吉林音像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默生随笔/(美)R·M·爱默生著; - 长春; 吉林大学出版社; 吉林音像出版社, 2005.8

ISBN 7 - 5601 - 2855 - 6

I. 爱… II. (美)爱… III. 文学艺术—作品集  
IV. 1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52381 号

## 爱默生随笔

---

作 者 [美]R·M·爱默生  
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 
吉林音像出版社  
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 
邮 编 130021  
开 本 850 × 1168 32 开  
印 张 85  
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7 - 5601 - 2855 - 6/G·361  
定 价 (全套 10 册)298.00 元

# 目

# 录

# CONTENTS

- 论幻想 /1
- 论爱 /18
- 论送礼 /35
- 论审慎 /41
- 论力量 /57
- 论艺术 /82
- 论友谊 /99
- 论英雄主义 /121
- 论自然 /138
- 论自助 /161
- 论财富 /199

# 论 幻 想

流啊，流啊，可恨的波涛，  
被诅咒，又受到崇拜，  
这人世沉浮的波涛：  
没有停泊之地。  
既非安眠，也非死亡；  
它们仿佛似死而生。  
你出生的房屋，  
你青年时代的朋友，  
垂垂老者，豆蔻少女，  
白天的劳作与所得奖赏，  
全都在消形无踪，  
逃入寓言之中，

无法将它们挽留。  
透过它们看看星星吧，  
还透过不可靠的大理石雕像。  
要知道，遥远的群星，  
那些永恒的群星，  
其实同样是匆匆过客，  
却偏要在高天争雄，  
既与摇昂曳的炽热闪电  
又与飘飞不定的萤火虫。  
当你乘轮回的波涛，  
重新返回的时候，  
看着那闪闪的微光，  
那蛮荒中的消散，  
你竭尽全力  
想去改变，想去弄潮，  
可气体已变成固体，  
幻想与虚无  
已复原为有体之物。  
无穷无尽的变幻与纠葛  
是规律所在，乃世界本相——  
因此，你首先须明白，  
在那狂野的骚乱中，

你当以海神<sup>①</sup>为马  
驾驭它驶向力量，  
驶向坚忍与顽强。

数年前，和一个情趣相投的伙伴探访了肯塔基的大钟乳洞。我们顺着游客参观的路线，在黑暗中从洞口走了六到八英里，一直走到洞里最深处，中间穿过宽阔的走廊，这些走廊为头顶上的乡镇提供了坚实的石基——一整块无隙无缝的钟乳石构成一个壁龛或洞窟，我相信它就是“塞雷娜之琴”。一整天我没见到阳光，只见高高的穹顶，深不见底的洼坑；听到隐秘的瀑布声；在深深的回声河里划船走了四分之三英里，河里满是患夜盲症的鱼；穿过“遗忘河”和“冥河”，阵阵音乐和枪声在这些被惊动的走廊里回荡；我们在布满波纹条路的石屋里饱览了千姿百态的石笋和钟乳石——冰柱、橘花、蕨苔叶、葡萄和雪球。我们把信号烟火射向这些泥石“教堂”的穹顶和穹窿，细细观赏四个工匠——水、石灰石、重力和时间——联手在黑暗中打造出来的所有杰作。

洞里的神秘奇观拥有的尊严属于所有的自然之物，

① 海神，据希腊神话，他能随意变幻为各种形状。

我们愚笨地拿自己的精工细作与之相提并论，终究相形见绌。我特别要说的是模仿的习惯。大自然常常新琴弹旧曲，使黑夜恍如白昼，让化学模仿植物。我还注意到，大约也还记得，大钟乳洞奉送给我们最好的东西是幻想。到达“星屋”时，导游从我们手中拿过灯，熄掉或放在一边，我抬头仰望，看到或仿佛看到，夜空布满繁星，在头顶上或明或暗地闪烁，更像有彗星在其中火红燃烧。所有的人又惊又喜，大为感动。爱好音乐的朋友满怀深情唱起一支美妙的歌曲，“夜空宁静，繁星闪烁”等等。我坐在岩石上，享受这宁静的美景。头顶高处，一些水晶点缀着黑暗的洞顶，反射出半隐半明的灯光，于是有了这奇色妙景。

我承认，我不太喜欢大钟乳洞用这种戏剧性技巧来显现自己的崇高庄严。不过在那之前和自那以后，我有过许多类似的经历，我们应知足常乐，不可过于好奇和细究其中的情形。我们与自然的交流并非如表面看上去的那样。云随风飘、日出日落之光辉、彩虹和北极光并非如我们童稚的眼光看到的那么和谐、匀称；我们的构筑意识过于影响我们的想象，感官无处不插足，它们传达的一切无不渗入自己的结构特点。曾几何时，我们以地球是平板一块，静止不动。在欣赏日落时，我们还未充分发挥双眼纵观八方、见景生情、想象丰富的功



力。

我们的喜怒哀乐同样大都来自我们构筑意识的干涉。我们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就是相信环境带来的欢乐是我们赋予环境的。生命是一种忘我境界，生命中充满欢声笑语。浑身湿淋淋的渔翁整天在冰冷的池塘边垂钓，扳道工人守候在铁路岔道旁，农夫和黑人在庄稼地里劳作，花花公子在街上游荡，猎人在森林里巡逻，律师在陪审团前雄辩，舞女在舞池中翩然，所有这些行当都能带来某种快乐，这些快乐源自在本行谋生的人们。健康和好胃口令百味可口。我们以为文明已经大大发展，殊不知我们仍会回归原始感受。

我们以想象、欣赏、情感为生。孩童生活在幻象的包围中，并不喜欢被干扰。对于孩子而言，想象是多么甜蜜！贵族事迹、打仗故事是多么难得！他沉浸在他的英雄的丰功伟业中，他自己又是怎样一个英雄啊！故事书给了他多少东西！除了司各特<sup>①</sup>、莎士比亚、普鲁塔克和荷马，没有人给他带来更深的友谊和更大的影响。成人为其他的目标而活，但谁敢断言这些东西又更为真实呢？就算是街头巷尾无聊的闲言碎语也是五彩缤纷的。最乏味的政客，其生活也无处不沾上幻想，沾染上

<sup>①</sup> 司各特，1771—1832，英国的民谣家和历史小说家。

玫瑰色彩。他模仿心中偶像的言行举止，依自己的理解抬高他们。他清还富人的债务要快过还钱给穷人。他幻想国家或社会精英向他鞠躬，奉承他，视他的话为金口玉言——也许他一辈子都难以如愿，但沉醉在这种幻觉中，他死也心安。

世界日日向前，生命之喧嚣从不停息。在伦敦、巴黎、波士顿、旧金山，饮宴狂欢、化妆舞会高潮迭起。没人摘下面具。要打破这狂欢的一致性、它的虚幻是无礼之举。这一迷幻的篇章长久存在。画画得真棒，不，上帝才是画师，我们责备批评家们粉碎了我们太多的幻象，这个社会可不喜欢别人剥下它的面具。达朗伯说过：“这种迷雾的存在是可怕的，因为它使我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。”（qu' un etat de vapeur etait un etat tres facheux, parcequ' il nousfaisait voir les choses commelles sont.）这番话是刻薄了些，但可谓灵唇慧舌。我发现，人生无处不是幻想的牺牲品。一个又一个肥皂泡牵着孩童、青年、成人和老年人的鼻子走。幻想之神、普罗特斯<sup>①</sup>或莫墨斯<sup>②</sup>或“吉尔非之嘲弄”——幻想这一力量别名众多——它强过力大无穷的泰坦巨人，它胜过智

① 普罗特斯，一个任意改变自己外形的希腊海神。

② 莫墨斯，希腊神话中的嘲弄之神。

慧之神阿波罗。没人偷听过这些神祇的秘语，也没人偷看过他们的秘密。生活是教训接着教训，活着便是去一一领会它们。一切皆谜，解谜之钥仍是谜。幻想之繁多，犹如风暴中飞舞的雪花。我们自梦中醒来，又入另一梦中。玩具当然是五花八门，受骗的人素质越高，玩具便越精致。聪明人要巧饵才上钩，酒鬼有酒便是娘。不过人人都陶醉于自己的迷狂，这一壮丽的庆典时时向前，旌旗高扬，笙乐不绝。

在这支沉迷于欢乐喧闹的大军中，不时冒出一个眼神忧郁的男孩，在他的双眸中看不到这一庆典的辉煌壮丽，他非常操心的是将各式各样美蕊嘉果的来龙去脉追寻到一个根源。科学探索的是同一性，科学的冲动潜藏于每个角落。在一次大型博览会上，一位朋友抱怨说，我们认为果园中的梨子是千姿百态的，有人却只钟爱一个品种，经过筛选，把所有的梨子全都培植成只有一种香味，所有的梨子全都一样。我想起另一个年轻人和糖果店店主争吵，说他绞尽脑汁想在店里挑出最好的蜜饯，可在数不清的不同果脯中，只有两三种口味。那会怎么样呢？梨子和蛋糕已经不错，我们觉得它们挺好。就因为你偏偏眼太尖或鼻子太灵，你就要来败坏我们的好感觉么？我认识一个滑稽演员，他那一箩筐一箩筐的喋喋不休偶尔也冒出几分道理。他曾语惊四座地说，上

帝的特点有二——强大和爱笑。每个虔敬的人有责任承继后者的喜剧性。我认识社区里家产丰厚的绅士们——大学校长、州长和参议员——他们感情冷漠，自认为其全部职责就是签署每一条法令，和宗教团体、传道使团、和平使者共同行事，对每条好狗都喊道：“嘘，看这个家伙！”我们不可过于礼让，但我们都有这方面的冲动。有一群男孩进到我的院子里，请求我允许他们采集欧洲七叶树树叶，老实说，我自己也加入了大自然的游戏，但仍假装勉强同意，于是又害怕他们随时会发现那过于矫饰的玩笑是假的，其实这种敏感大可不必，它魅力十足。这些魅力被厚厚地堆积起来。我昨天看到住在茅棚里的孩子注定衣衫褴褛、愁眉苦脸，然而他们以俗气的浪漫拥抱这魅力，就像世上最幸福的孩子，他们谈起“在那可爱的小茅屋里度过多少快乐时光”。嗯，给茅屋铺盖这样的快乐是这个国家的传统。女人最是幻想的基本要素，她们是幻想的王国。她们容易着迷，也容易令人着迷。她们是透过克劳德玻璃<sup>①</sup>看世界的。有谁胆敢撕掉她们赖以生存的后台布景、舞台效果和虚文俗礼呢？在情感世界里有太多的哀伤、太多的怜悯，它

---

<sup>①</sup> 克劳德玻璃，一种可用来看风景的深色玻璃，其效果像法国画家克劳德·洛兰的画。

的氛围总易产生幻想。

婚姻不幸，不能太怪我们。我们生活在幻觉中，这一刻意设计的陷阱把我们绊倒，无人能幸免：或一开始就摔跤，或最后才跌跟斗。不过强大的自然之母一直很爱捉弄我们，她似乎觉得亏欠我们什么，在婚姻的潘多拉之盒里掺进一些深刻而重大的益处，一些无与伦比的好处。我们在孩子的美丽和幸福中找到快乐，这快乐使心灵膨胀到身体无法容纳的程度。在最糟糕的匹配中也多少混杂有真正的婚姻。爱尔兰佬和他的婆娘也有相互的尊重、善意的关心、相互的抚养，学会一些东西，如果他们现在就开始的话，他们会更早变得聪明起来。

我们互相指着对方，说彼此是地地道道的疯子，似乎自己是例外，没有疯病。学者在自己的书斋里什么也不是。我这一生中听过无数布道、辩论，读过诗歌和杂七杂八的书籍，和许多贤人智士交谈过，但每每碰到新东西，仍惊讶不已。如果玛莫杜克、休、莫斯赫德或别的什么人发明一种新风格或编出新神话，我以为，世人若披上这些我没想到过的色彩，他们会变得勇敢正直起来。我马上会涂上这新油彩，但不会持久，就像小贩上门推销的，粘碎陶器的黏合剂，等他走后，你绝不能用他的黏合剂来粘陶器。

让世界感到其存在的人们天生会利用、也知道如何

利用某种命运，但他们从不会对我们很有兴趣除非他们掀起帘角，或从不轻言他们看到的帘子后面的东西。讲求实际的人们除其实有的个性外，也有诗意，也会玩乐，这是他们的魅力，似乎他们虽可以纵马驰骋，却宁愿牵着力量这匹骏马步行。波拿巴<sup>①</sup>睿智，恺撒也一样，优秀的战士、船长、铁路工人在工作之余，都显出某种温情；他善意地承认幻想的存在，谁能说他不是这幻想的玩物呢？不管力量赋予他们何种存在，我们都会给这些无法超脱俗世的榆木脑瓜们扣上“疯疯癫癫”、“遭雷劈的”、“命运的傻瓜”以及其他的污名。

既然我们的直觉是通过象征和暗示来显现的，我们最好知道这其中有些有规有律，一种不变的尺度在幻想中层层向上堆积。低层是粗糙的面具，上升至最微妙最美丽的高层。美洲印第安人曾告诉哥伦布：“他们有一种去乏的药材”。不过他发现，“从东方来到印度群岛”这一理想比任何烟草都更能抚慰他的鸿鹄之志。我们相信事物是不可洞察的，这难道不比麻醉剂更令我们心平气和吗？你与捡细杆游戏<sup>②</sup>、舞会、碗碟、马匹和枪支、地产和政治周旋，却不知眼前还有更高明的游戏。时间

① 波拿巴，即拿破仑，1769—1821，法国皇帝，1804—1815在位。

② 捡细杆游戏，即把一束细杆撒成一堆，每个人按顺序用一个小夹子一次捡出一根，但不能碰动其余的细杆。

不就是一个可爱的玩具吗？生活会向你展示值得你戴着去狂欢的所有面具，远处的山峦会融入你的心房，细细的星尘和云雾会在猎户星座变得模糊，“北六斗和北七斗<sup>①</sup>的非常之年”定会降临，走入你的平常思想中。如果你意识到所有这些华而不实的历史，其游戏和游戏的场地都源自你自己，连太阳都是从别处借的光，那会怎么样呢？我们学会提多么可怕的问题啊！从前，人们相信巫术，巫术能吞没庙宇、城池和人群，令它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们要了解的这种巫术，其奥秘从人们心中涌出，将有神思想和信仰涤荡一空，而这思想和信仰曾是他们和他们的先辈所笃信的，是他们的支柱。

感官会骗人，激情会骗人，情感和智慧令人错以为它们条理清楚、使人受益。把所有能与之分享的家庭、性别、同龄人、时代或环境，还加上心灵，奉献给深爱的他或她，这种爱情是虚幻的。情人爱的正是这些，安娜·玛蒂尔达因此获得声誉。就像一个人一直被关在高塔里，只有一扇窗户供他看到天空和大地的景象，他会以为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奇观都属于那扇窗户。对时间，我们也有幻觉，深深的幻觉：是谁安排了时间？或者开始相信，貌似持续不断的思想其实不过是把整体分割成

<sup>①</sup> 北六斗和北七斗，北六斗即大熊星座；北七斗即北斗七星中的第五等星。

一系列的因果关系？智者明白，每一个原子都蕴含着整个大自然；心灵可能变得无所不能；在无穷无尽的努力和升华中，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当行为变得完美时，灵魂会有为而不知其所为。幻想甚至能欺骗上帝的选民。连奇迹的创造者也会被幻想蒙蔽。他创造了身体，却否认自己有此创造。世界因思维而存在，思维却在世界面前屡受挫折。我们一次次接受思维的规律，一边拒绝后续的规律，却又不得不接受它们。我们所有的妥协却又迫使我们接受大量的新规律。科学开始将空间和时间视为思维的简单形式，将物质世界视为假设。此外，如果最终连我们的思想也没有终结的话，我们对特性的把握、对自我的把握都会随之黯然失色。不过无止境的流淌和升华也会达到这些，认为昨天是终结的所有思想在今天又屈从于更广的概括，这有何益处呢？

思维中既然有如此活跃的因素，难怪我们的评判会失之轻浮，流于散漫。我们必须工作和确认，但我们不去想想我们的所言所为有何价值。云彩一忽儿只有你的巴掌大，一忽儿又笼罩整个村野。有个故事讲雷神托尔<sup>①</sup>打算饮干仙宫<sup>②</sup>里大角杯里的水，和那个老女人角力，

① 托尔，北欧神话中的雷神。

② 仙宫，北欧诸神和战争中被杀的英雄的仙宫。



和赛跑手洛克赛跑，却发现他要喝干的是海水，和他角力的是时间，和他赛跑的是思想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和一些仿佛不起眼的小事纠缠不清，其实是在和大自然的无穷能量一争高下。我们以为自己不幸与坏人为伍，掉入污秽的环境中，要偿还重债，付清鞋款和打破的杯子，要买盆盆罐罐、油盐柴米。“让我干大事吧，哦神啊！我会让你看到我精神十足！”“非也，”好心的老天爷说，“耙呀犁吧，修衲缝袜织鞋带，好事好酒快快来。”唔，这全是黄粱美梦。即便我们谦卑万分、竭尽所能织起一码长的纱带，很久以后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编织的根本不是棉线，而是一条银河，那条条丝线就是时间和自然。

风云变幻，我们无法写下其规律。我们个性莫测，感情无常，其规律又如何能看透呢？它们时时刻刻在变化。我们的眼睛渴望看到昨日的苍穹，今日却如蛋壳一样把我们困住；我们连决定自己命运的星辰是何样、在何方都无从得知。日复一日，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依然隐而不现。突然，云开雾散，真相显现，我们想，多少好时光已然逝去，假如我们窥探到这显露出来的真相的蛛丝马迹，这些好时光本可以挽留。平路突起陡坡，这显然是山脉，是所有的山峰，它们离我们一直都这么近，我们却视而不见。不过这些交送变化并非毫无规

Hi Mo Sheng Sui Bi